

高林风响



作者：

韦 晕
原 上 草
孟 沙
端 木 虹
碧 澄
萧 洋
曾 沛
微 风
蔡 欣
年 红
梦 平

承印：

合力印务贸易有限公司

打字：

华艺有限公司

TEL: 2413968/2417440

写在书前

作协在一九八〇年四月曾经推出一本《作协短篇小说选》，收入十五位老、中、青作家的佳作，距今已是八年前的旧事了。

那时，作协方刚成立不到两年光景，小说选面市不久，接着又编印一套十二本《作协文库》，加上《写作人》季刊的出版，颇耗费一笔不小的资金。以一个经济基础脆弱的文学团体，在短短三几年内推出份量不轻的出版物，可以说是一项超额的负荷。更甚的是，文艺书在本地几乎没有市场可言，作协甘冒这么大的风险，孤注一掷，无疑是个极为大胆的做法。

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作协出版物后来的遭遇，也和前行者没有两样，整体元气受到重挫，诚然不足为外人道，而原本有意连续出版二集三集的计划，也被迫搁浅了下来。

八年后，作协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沉寂，决定恢复编印丛书计划，并非今天的出版条件已大有改进，或是本地作品已然摆脱滞销的霉运，而是有感于一个文学团体所负的时代使命，如果不能在提供健康精神食粮方面协助本地出版业一臂之力，委实有负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本小说选集就视为作协重振旗鼓的一面试金石吧！我们衷诚接受读者善意的批评，即使是严苛的。

编者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目录

3	魔手	· 韦 晕
13	生日快乐	· 原上草
29	种	· 孟 沙
45	高林风响	· 端木虹
65	哈罗，你好！	· 碧 澄
85	风尘劫	· 萧 洋
95	抉择	· 曾 沛
105	牺牲	· 微 风
131	变色的月亮	· 蔡 欣
139	爱的赌注	· 年 红
159	火的葬礼	· 梦 平



韦 晕

原名区文庄，祖籍山东，1913年出生于香港。1937年南来后，以《上官豸》笔名发表作品。他常用的笔名尚有：韩兵、高浪、沙耶、叶葭、秦系等。著述极丰，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集《乌鸦港上黄昏》、《都门抄》、《旧地》、《春冰集》、《韦晕小说选》、《寄泊站》；中篇小说《还乡愿》、《荆棘丛》、《陨石原》，长篇小说《浅滩》，散文集《东海·西海》，游记《野马随风》等。

魔手

韦 暈

附设在观音古庙偏间的乡缘会馆，除了神诞和例常的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日，从神厅飘过来的神香气息，加上到庙烧香、还愿的善信男女，还有的是一清早就坐在庙门外那阶石上等待进香的善信男女烧香过后布施的职业乞丐口中不停哼着小调似的向善信香客讨钱的声音，使到偏在古庙一角，向来冷落的乡缘会馆顿时增加一些活跃气氛外，在平常日子里，这会馆的议事室兼阅报室的方桌子上，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乡人，弓着腰，架上老花眼镜伏在桌子上读当天派来的几份报纸。

这几个例常的报纸老读者把一份一份的报纸翻来覆去，不一定想在那广告栏里捡到钞票，而是想消磨那段生命过剩的时间。不过，到丽的呼声那播放故事的时间一过，这几个老读者就挪动屁股，套句他们家乡的舞台老倌的“台词”——打马回朝——，陆陆续续向庙门外消失。

之后，这阅报室就比以前更冷落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几个烧白粉的小伙子趁阅报室的老读者一走，藉读报纸这名堂，伏在桌子上呼呼熟睡起来。伏在桌子上瞌睡一回，这还罢了。有的，老瘾发作起来，还在桌子脚旁吐了一滩一滩白沫，这就教管会馆的老书记为难了。起初，老书记喊醒了这些家伙“要睡觉回家去睡吧！”可是一次，碰到了个双眼红赤的白粉道人虎地歪起头来，瞪自己一眼，怕不要吞下了自己那样，老书记害怕起来，只好向会馆的头头申诉，会馆头头是有地位的人，自己身骄肉贵，自然比老书记对这种亡命的人更加害怕了，只好在开会时决定从

一间保安公司僱请一位保安队员，到会馆来当看守人。这样一来，那些深染白粉癮的人虽是贱命一条，却会看风驶舵，再也不敢到会馆来生事，倒也平安一时。

这个从保安公司僱佣来当看守的人员，因为跟日常接触到的到古庙烧香的善心男女所使用的媒介语不同，所以很少跟见面的人交谈，只不过在上班时跟碰面的人——古庙里的庙祝也好，会馆里的理事们也好——点个头，或是裂开咀轻轻一笑，作为招呼之外，很少说话，所以每天早晨一来上班，就像一具木偶一样，坐在会馆进路处、那门槛边放着的木凳上，有点跟银行或是金钻店门口、那些头上缠着花巾的守卫的神气，成了个能活动的机器人一样，颇有点威严的感觉。

有这么一天，这个保安公司僱来的看门人大约在会馆进口处那张木凳上坐得疲倦，站起身来到处走动走动，看到古庙的庙祝正在一张桌子摊开那些元宝、神香和蜡烛，分派成一份一份，以便售给进香的善信男女的当子，这个保安公司来的看门人觉得有趣，正想走过来跟庙祝闲聊几句时，蓦地给什么东西发出的拍拍声音吓得他回过头来一望。原来不远处那间吉灵庙养的鸽子，飞进会馆范围来找吃，给老书记擎起一枝旧扫帚赶了出来，在神厅对开的广场上到处乱飞。

“格兰尼，阿巴哈？”（书记，什么事啦？）

这个上了年纪，身体瘦削的会馆书记由于追赶鸽子，急走了几步，就喘息得上气不接下气，被看门人这么一问，就只能把眼珠翻动了翻，当作回答。

正当时，会馆的头头，那个刚接受了P J K勋衔的张总理，穿着整齐地在古庙门外一跨下那辆国产英雄牌座车，就大步跨过门槛进来，对着那捋起恤衣袖子，还擎着旧扫帚在喘气的老书记的形象，心就沉下了半截，把脚一站，鼓起眼珠，瞪着对方；腮帮子一起一伏的抽动着，像有什么话要冲出腔来。可是，歇了歇，

咀巴又禁住了。这个会馆头头，知道对方那个老同乡的牛脾气，谁跟他抬槓，不用三言两语，他就会掉头走了，不干这份差事。今天，正是会馆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这个大日子，那个同乡部长又答应来出席纪念会，跟理事们拍个群体照。现在这紧锣紧鼓当儿，怎么可以触犯对方这老家伙，弄得他生气起来，不过，张总理回心一想，现在快到十时，等一会儿部长大人就会驾到，那怎样办呢？他张总理只好把腔调压得低沉地对老书记：

“阿成，你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他张总理这一天，看到老书记捋袖摩拳那股神气，误会这老家伙今天跟什么人发生争吵，不敢正面去斥责他，怕惹起火上添油，他张总理一向知道对方虽然一把年纪，谁触犯了他，他就跟你拼命。今天正是会馆的大日子，张总理压下心头那一把火，只轻轻对老书记说了上面一段话，暗示他回家去更换过衣服。

可是，张总理猜错了。今天，这个老书记一点火气都没有发作，只那双老花眼不停地朝着张总理的阔板脸古碌古碌地转动，低声地说：

“你不是吩咐过把阅报室的报纸收起来，不让闲杂的人进来，因为今天有个同乡部长会特别来参加会馆的五十周年纪念，还跟理事们拍摄群体照片么？这么大件事，我怎么会忘记。”

看到老书记今天一改了往常那副牛脾气，连说起话来都低声细气，他张总理不由得奇怪起来，反而将想说的话都捺在喉咙里，噓不出声，只双眼瞪着对方双手紧握的扫帚柄，想是要把扫帚木柄捏出汗水来那样。

张总理的眼神给老书记发觉出来了。他轻轻噓出口气，说道：

“噓！真的说出来气人。对面那吉灵庙的一群鸽子呀，这几天来就像故意跟咱们捣蛋那样，不时飞过来乱闯，到处拉粪。不趁早赶走它们，部长们等下一来，看到这情形怎办？”

张总理呵出了笑意，不停地点着头：

“阿成，不是我张某人夸赞你，你一生做事，只有今儿这一次干得标青，呵呵！”

经张总理这一番夸奖，这老书记像给风飘上半天高，心坎不停晃动，只差没有开口笑出声来。

张总理跟这个老同乡相处得久，知道他的脾性，凡是遇到激动的事，心脏就收缩起来，一下子又跳荡得厉害。张总理看到对方那抽搐的脸，就怕他兴奋过度，会一下子晕厥下来，那就不是好玩的了。

为了使对方紧张的心理松弛过来，张总经理把话头掉换了掉换；问道：

“上两天，你派出的那叠通知书，你没有看到么？通知书写得明明白白，请出席纪念会的理事一定要穿西装或长袖峇迪装。因为同乡部长答应出席纪念会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啦，你还是穿这身旧衣服……。”

听张总理这么一说，老书记那瘦削脸色渐渐回复了平常那种枯黄，裂开了口笑：

“部长来了，是你们总理、理事们的事喽！”

老书记的紧张情绪缓缓降下了。他记着自己手中还擎着那把扫帚，可是那些鸽子群不知在什么时候飞得无踪无影了，而自己还站在这里演独脚戏，心里觉得好笑。

他匆匆忙忙把扫帚挪到后座去，回来时看到总理仍然站在旧地方，盯着自己，却没有开口再说什么。老书记就微笑地迎着总理：

“我们这些小人物上不得柏盘，穿什么不是一样？像我阿成这么一条瘦狗，就算披起龙袍，都不像太子啦！”

听老书记这么一说，张总理那两片胖脸颊蓦地换上了一片庄严神色，瞪着对方：

“什么？阿成，现在是什么时世了，你还是这个古老头脑，以为社团书记只是下等人物，嘿嘿！现在是民主时代了，社团书记跟我们理事是平起平坐，正如戏台人物的一字并肩王了。要拍全体照，怎会少了你一份，你还不趁早，现在赶回家去把衣服更换过来，迟了就赶不及了。部长一到，大家就得在门口的石阶上列队欢迎，瑞狮的锣鼓敲响。说不定部长跟我们拍照过后，就要回部长公署去办公了，还有空留在这古庙听我们闲聊么？”

正当张总理和老书记对话时，那个一向蹲在古庙大门口石阶上等候香客布施的中年跛丐，为了今天是附设在古庙偏间的乡缘会五十周年纪念，又不是古庙的神诞或朔望日，平常群集门口等候布施的职业乞丐都没有来。这中年跛丐因为跟会馆的老书记是熟朋友，在古庙后巷的茶摊喝过了早茶后，拖着那条瘫痪的脚拐到古庙来找老书记聊天。

因为瘫痪了一条腿，走路慢，但这中年汉的眼睛却利，远远地看到老书记对着一个穿着大衣的人那阔大背影，中年跛子一时省不起那是什么人。只仿仿佛佛的看到老书记的正面，正在指天划地的说着话。看情形，老书记正在跟那阔大背影的人争吵什么，可又听不出他们争吵什么事。这中年汉拖动那条瘫痪的腿，更接近古庙时，就使自己觉得更多诧异。不是么？照过去，老书记跟谁争吵时，都是满脸通红，颊子绷着红筋。现在嘛，那老家伙却神闲气清，还时不时裂开了那掉光了牙齿的咀巴，跟面对着的，现在看清楚了是会馆的张总理，有说有笑地说话，张总理方面，虽是满脸庄严，却又不像是骂人那个样子。中年跛子心里纳闷。后来，拐近了庙门一点，站定了脚，竖起一只耳朵，才听明白张总理要老书记回家去更换过衣服的事。

这中年汉由于久远靠来古庙烧香的善信男女布施过活，跟老

书记日久混熟起来，在收获好的时候，还邀老书记到后巷的饭摊去吃顿路边饭，这样日子一久也就成了自己人了。

现在知道老朋友为了要穿着西装大衣或长袖峇迪装的事，弄得头昏脑涨。

他知道老书记虽然脾性烈，遇到麻烦事时却也一筹莫展，会像没爪螃蟹那样，只有不停地把头晃动晃动。

中年跛子知道会馆总理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绑着老书记的一条索子，久久地抽动一下，使这个老书记的脸颊时冷时热。老书记省觉到张总理的话很对，有个机缘跟部长在一起拍照，过后照片又能在报章上刊登出来，使到成千上万的熟悉的同乡或朋友，知道我阿成真的过番发达了。这不比中了万字票那更光宗耀祖的事么？

可在另一方面，自己在跟几个单身杂工搭住的房子里，除了身上这一套衬衫布裤外，只不过几件洗涤旧衣，那儿找到一套西装大衫或是峇迪衫呢！那还不是做梦？

老书记这一脸迷惑，进入中年丐汉的眼帘。

老书记到同乡开的照相馆借到了那件一向挂在化粧室等待顾客在拍照时借用一下的发霉大衣，挪回会馆去预备更换。在路上，老书记暗自骂自己笨蛋，头脑不及得那跛鬼灵活。那跛鬼一动脑筋，很快地就替自己解决了困恼。

这间同乡照相馆，自己每月去收月捐或是派送开会通知书时，就不知有多少条脚毛留在那照相馆的门槛边了。这次不是经那跛子提醒，自己就进入宝山空手回，白错过机会了。

一想到这些，心里一乐，差不多错脚踏进那古庙对开的大沟渠下去。

回到会馆，那中年丐汉还留在读报室里等候老书记回来，看他有没有借到那件大衣。

满心欢喜的老书记进入会馆内部从塑胶袋取出那件借到的大衣披在自己身上，走到读报室来好让那个跛子朋友过过眼，看合不合自己这副身裁。因为会馆内座没有镜子，他老书记看不到自己穿上大衣后的神态。

老书记故意把双肩耸起，踱着舞台老馆的方步，一步一步缓慢地向那跛子跟前踱过来，活像跑龙套角色。他心想，对方一定会夸赞自己演活了大人物的角色了。想不到，对方却咋了一声，差不多连唾沫都喷到自己身上。

老书记一时倒怔了起来，弯下头望了望自己，发觉出自己那具枯瘦身体，披套上一件又阔又大的旧大衣，活像猴子身上披了一件龙袍那样一身洋相。

他不敢再听那跛子的嘻笑声，自己那两片枯瘦脸颊就像给火灼着那样难过。心想，这么一身小丑服装，怎样去见人，还能跟部长在一起拍照么？

这老书记连脖子的红筋都涨起来了，认为自己受了那跛鬼的作弄，正想发作时，对方却把先前那份嘻笑脸色收藏过来，换上一副庄严神态，正正经经地对老书记说：

“阿成，你看过唐山的京戏啦！那跑龙套的角色，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而那些公用的袍服都是一律的大小阔窄，如果身裁瘦小的，只在腰部用带子一束，就会把长的变成短的，适合瘦小角色穿着了。……。”

听跛子这么解释，老书记更生气了。脖子上的红筋像长长短短的蚯蚓那样，想向对方身上跳过来。老书记骂对方是王八蛋：

“我不是登台演戏呀。何况这是一件西装上衣，怎可以把它那阔大处收缩成瘦小的呢？……。”

不等对方把气话继续说完，跛子就心平气静地反问对方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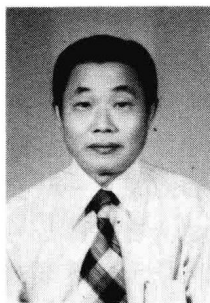
“你过去在唐山，经过四牌楼的故衣铺时，就看过那些夥计怎样使用技巧去向顾客做生意了。”

这跛子说得对，老书记记起在唐山读书时，自己就时常喜欢到街市看人家怎样做生意讨活。那些聪明的夥计要把一件阔大的衣服向一个瘦小身裁顾客推销时，教顾客穿上那件阔大衣服站在镜子面前，自己用一只手轻轻将衣服的背脊部份拉一拉。这样一来，镜子照得瘦子身上那衣服的阔窄恰恰好，这样就把生意做成了。

跛子这番话，把老书记说得贴贴服服，再也不生气了，只一味听这个聪明人吩咐：

“现在先把大衣脱下，等狮鼓敲响，迎接贵宾时，你悄悄套上大衣，站在排好的行列去集体照相时，我身体短小，又瘫痪了一条腿，蹲在你背后就不会有人发觉。在照相师傅喊着“一、二、三”口令时，我伸高了手，轻轻提高你大衣上的领子。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你身上穿的大衣就刚刚适合你的身裁，那一个看得出破绽？”

不错，过一天，当地报纸刊登出×部长参加××会馆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新闻。在新闻中插入那帧部长站在前排中间的群体照片。也没有错，站在照片的后排左角上，是那个穿上西装大衣的老书记。最令人惊奇的，是老书记穿的大衣衣领背后有一小段朦朦胧胧的白光，有人说是底片走了光，有人说是一只魔手的留影，谁也不敢肯定。可是老书记心中有数，他打算看到那个跛子，一定要揍他一顿，为了他教自己出了这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原上草

原名古德贤，一九二二年出生，曾任店员、书记、矿场职工、教员、戏院广告员、商贩、社团座办、书店生意，后任学生周报、建国日报“大汉山”及大众晚报“大众文艺”和通报“文风”等文艺副刊编辑。著有短篇集《韭菜花开》、《房客》、《迷途》、《水东流》；散文集《万家灯火》等。所写散文风格婉致，情韵绵邈。

